

【all郊】桃源寺

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[Archive of Our Own](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425279) at <http://archiveofourown.org/works/50425279>.

Rating:	Not Rated
Archive Warning:	Creator Chose Not To Use Archive Warnings
Category:	M/M
Fandom:	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(Wuershan Movies)
Relationship:	all郊, 发郊, 苏郊, 彪郊, King Wu of Zhou Ji Fa/Yin Jiao (Creation of the Gods), Chong Yingbiao/Yin Jiao, Su Quanyao/Yin Jiao
Character:	King Wu of Zhou Ji Fa, Yin Jiao (Creation of the Gods), Su Quanyao, Chong Yingbiao
Language:	中文-普通话 國語
Stats:	Published: 2023-09-30 Words: 9,857 Chapters: 1/1

【all郊】桃源寺

by [Lelac](#)

Summary

- *all郊，含苏彪发郊，民国au，无任何史实相关
- *苏全孝第一人称视角，1.1w一发完

终于望见了，朱漆剥落的大门，上头挂着的牌匾是“红叶寺”，旁边的墙上钉着一块木板，写着捐钱香客的名字，只是雨打风吹去，名目全都不太清晰，战乱的年头，香火到底难以存续。往左瞧去，门口石狮子也倒了一只，只管睡去，正如沉沉趴在我背上这一只。

出门来接我的是个眉清目秀的年轻和尚，法号智明，他说寺庙这些年破败了，两年前又遭过马匪，他因躲在后院枯井里侥幸逃过一劫，现在是寺里唯一的僧人，后山坟包累累，埋着他的师父师兄弟。那伙天杀的匪徒，什么都杀光和抢光了，粮食财物，村里的女人，寺里佛像镀的金，青铜的钟……如今，早没有了香客，但总有逃难的贵人，你看起来就属于这样的贵人。

我无心与他闲聊，从怀里摸出半片金叶儿给他，他便不动声色接了。

听林伯说，你这里可以治病。

他点点头：略通一些罢了。说完，他视线越过我，虚虚落在我背上的殷郊，随后慢慢收回目光。

请随我来。

他领我们到客房里，虽有些潮湿的霉味，收拾得却算整齐洁净，没有一点灰尘，床板铺着厚厚的棉絮，被子成色还新，红色的缎面，床头还颇有情致地摆了一个花瓶，里头插着无名的干枯野花。智明帮我把人扶到床上躺下，转身去院里打了两盆水来，我拧了布帕来给殷郊擦了擦脸，他半睁着眼看了智明一眼，又阖上了眼皮。智明将手背放在他的额头，仔细端详着病人脸色。

我对他说，他整日昏沉时多，清醒时少，还总是咳嗽，也几乎吃不下东西。

智明又给殷郊把脉，沉吟了一会儿道，客人气亏神衰，体虚到了极致，能撑到现在已是奇迹，若再放任下去，迟早油尽灯灭。

我问他，他怎样才能彻底好起来。

智明摇了摇头：病根在心里，药石一时难医，先在这里暂住半个月，我且试试看吧。

半个月？我们恐怕耽搁不起这么久。

你很急？

不错，我们正在赶路。

智明摇头：你这样的情况，性命都顾不住了，遑论赶路。

我只能沉默，我没法告诉他，我们不是赶路急，而是实实在在地逃着命，现在城里报纸上就印着殷郊的通缉头像。

智明说，等我去煎一副药，晚饭后服用。

他转身走了，我望了一眼窗外，红霞满天，群鸟归山，初秋的傍晚，暑气还没褪尽，殷郊额头渗出点汗珠，我在柜子翻来一把蒲扇给他驱热，又替他理了理他半长的头发。这一路上，殷郊一直不停地生着病，涣涣然不知身在何方，身体仿佛失去了所有求生存的意志，只是我一直死死抓着他的生机不放。

到了晚上，智明煮了粥，又端来药，殷郊仍是昏睡，粥喂了不到半碗，药倒勉强喝完了，智明有些高兴道：看来还死不了。他又抱来一些衣物给他换上，是旧式的青布长衫和织锦马甲，他说是之前的客人留下的，洗过的，很干净。

殷郊这样昏迷了两日，到了第三天夜里，我听见一阵咳嗽，立刻起身看向床的方位，没有灯，仅有月亮在窗格边送来的一点儿光线，他坐在窗边，神色模糊明灭，眼窝处蓄了一洼明月。

他在哭。

我把呼吸放轻，他没发现我，只是静夜里无言地落泪。

逃亡的生活以前，我也是见过他哭的，在许多个他以为无人知晓的时刻，那时他以为避开父亲的视线就是避开了整个世界。被我发现之后，他也并不为之赧颜，他只是对我说，小苏，你若想哭，就哭出来吧。那时我们刚在一场战役中死了一个兄弟，和我一样来自北方，与我年纪相仿，连口音都相似。他这样说着，神情悲悯地拭走我脸上的泪。

后来我们还失去过更多的兄弟，直到他连至亲至爱都失去。他的泪从未枯竭。

变故也许是在一夜之间，但是一切早有苗头，引线被点燃的时候，至少我不是那个一无所知的人。

我一直在崇应彪手下做事，他是个很有野心的人，做事积极伶俐，会钻营，积了不少战功，一心往上爬，但军座并不是很喜欢他，他更器重的人是姬发，姬发更沉稳妥帖，从不好大喜功，很心细，他会被派去处理各类棘手任务，以及一些上不得台面的腌臢，比如曾经轰动全国的李伯通遇刺一案，就有传言是姬发所为，只是凶手至今逍遥法外，始终没有确切的证据。

军座虽有偏爱，却也懂制衡之术，他如驯犬一般，对两位得力手下时而捧起时而打压，似是有意要让他们俩互相较劲和争斗，以免任何一方坐大。

然而乱世里的“制衡”究竟脆弱，上午还是风和日丽，下午就可以变天，一个山头倒下，另一座就拔地而起，这是这世道生生不息的法则，连皇帝都被人从龙座上掀下——可到底根子里是不变的，所有人该怎样活还是怎样活。

这一次却有些不一样。

昆仑崩绝壁，台风扫寰宇，革命浪头一个接一个打来，倒行逆施再不可能了，上台不久的“大总统”惶惶不可终日，随时准备将子弹送进脑子，崇应彪揣着一颗要出人头地的反心，暗中同新党搭上了线。

我后来才想明白，摧毁殷系一脉的其实不是实力，不是所谓成王败寇。

“时局”二字而已。

我走进殷家的大门，脱下帽子，仆人把我领到后院，殷郊一身挺阔戎装，头发梳得齐整，站在一株芭蕉树旁，他总是一身戎装，即使近日赋闲在家——他因不久前的战略失误而受到军座的惩处，暂时被罢免手头事务。而三天前军座远赴重庆去参加一个会谈，他则被留在了北平。

他转身看到我，嘴角浮起点儿笑意，眼神却明显有些忧郁，他敏锐地察觉到了时局暗流下的涌动，本能地有些不安，他也奇怪自己禁足多日，一向交好的姬发竟一次也没来探望，他问我姬发是不是随同军座去了上海，我回答他，姬发被派往奉天驻守，估计年关才会回来。

他神情却更是担忧，因为他给姬发传过一次讯，没有收到回信。

奉天那边人繁事杂，也许姬发只是太忙了，我说着虚假干瘪的安慰话语。我很清楚，姬发大概是收不到任何讯息了，眼下北平城里已渗透了崇应彪的势力，掺杂着新党的根茎，只等有朝一日破土而出。姬发死在旦夕，他是崇应彪要拔掉的第一根刺。

我的心里闪过一丝犹豫，崇应彪向来待我不薄，然而大厦将倾之际，我还是想拉殷郊一把，看在他同我掉过那些眼泪的份上。

我那时没想过要和他一路逃亡，真到了那一步，和他亡命天涯的也应该是姬发才对。

但是崇应彪的动作比我想象的要快，噩耗在半个月后突然传来，军座在归途的飞机坠亡，尸骨无存，与此同时姬发完全地失了音讯，生死不明，只有殷郊这个傻子才相信他还活着，他真傻，他甚至愿意相信军座也有万一的机会还活着——也许父亲并没有登上飞机，他还抱着这样天真的幻想。直到崇应彪的人包围了殷宅，来人恭敬地打开小汽车的车门喊他少帅，他才意识到自己早该听从我的劝告逃走，可是太迟了。

殷郊紧紧握住了匕首，黑漆漆的枪口已齐刷刷地对准了他。

我走到殷郊面前，冲他摇了摇头，随后抬手示意其他人把枪放下，我用只有我们两个能听见的音量对他说，不要冲动，见机行事或有机会。

形势比人强，殷郊冷着脸上了汽车。我坐在副驾，心中也忐忑他的命运，对于军座唯一的儿子，崇应彪究竟要如何处置？他一向是斩草除根的性格。然而暗杀军座本就不得人心，眼下根基不稳，立即杀了殷郊，或许对他没有好处，只要立毙的命令没有下达，这其中就还有斡旋的余地。我望向窗外，发现这不是去司令部的路线，汽车最终停在了一处宅子，是幢精致的小洋房，我记起这是去年崇应彪让我去置办的产业之一。

司机来打开后排车门，请殷郊下车。

我的心莫名地狂跳起来，殷郊却没有一丝犹豫，大步朝前走去，这时，我看见他袖口处闪过了什么，是那匕首的一角，我脚步滞了一滞，他是抱了赴死心的来报仇了。可这当然是徒劳，进入洋楼前，守卫来细细搜了身，这样锋利华丽的一把匕首，逃不过他们的眼睛，匕首被没收了，殷郊的脸因愤怒而泛红，但接着更让他无法忍受的事情发生了，那把匕首来到了崇应彪的手里，那把军座送给他防身的匕首，在崇应彪的手里。

崇应彪拿着那把匕首，拔开又合上，合上又拔开。

匕首还我！

殷郊只上半步，侍卫已一脚重重踢向他的膝弯，他吃痛半跪在地，两旁卫兵迅速反剪了他的手，压住他的脖颈，令他丝毫不得动弹。

刀尖缓缓地逼近喉结，抵住了他的下巴，那力度容不得丝毫差池，妄动便是血洒当场，崇应彪满意于他的屈从，迫他抬起头来，得到的是全然蔑视的包含恨意的视线，那视线割在他脸上，比刀锋之利更甚，崇应彪却笑了，仿佛得到了全天下最美的赞誉一般。我从没见崇应彪这样笑过。

电光闪过脑中，我明白了一切。我只恨我明白得太晚，否则，我不会把殷郊带过来。

你为什么不问姬发的下落？是死是活？崇应彪这样问他。

殷郊没有说话，那瞬间变化的神情却出卖了一切，即使知道是陷阱，他也义无反顾往下跳。

他还活着？

崇应彪用匕首拍了拍他的脸道，你觉得呢。他对卫兵点了点头，卫兵便松开了殷郊，他仍半跪着，没有立即起身。

你态度好一点，我高兴了，让你跟他见一面，怎样？

我望着殷郊，心里期望他不要上当。

殷郊却因此确信了姬发并没有死，希望的萤光重现他的眼中，他完全忘记自己的处境，更加急切地追问，姬发在哪里？

鱼儿已经咬钩。

崇应彪便冲我和卫兵摆了摆手，示意所有人都出去。

我的脚灌了千钧的水泥一般，无法腾挪，直到崇应彪冲我道，苏全孝，你也出去。

我出去了，像个战场的逃兵，房间的门关上了，喀嗒一声落了锁，我沉默地站在门口，手脚冰冷的，指腹和掌心针刺一样，又似烧伤，这时我开始耳鸣，幻听见有战斗机经过，一阵接一阵的轰鸣，尖锐刺耳的警笛，炮弹掉落，爆炸，碎石满天。我回想起自己第一次上战场的时候，野兽一样的嘶吼声漫山营野，尖刀刺进布料和皮肉，一片温热飞溅在脸上，

残肢……屠杀……征服与权力，杀死第一个人的时候我哭了，但我不记得泪水是否真的从脸上淌过，或许那只是血水，反正都是一样的温暖，很快我自己的血也燃烧到沸腾，我感觉浑身充满了无限的气力，刀刃被我砍钝了，卷边了，我越来越兴奋，几乎忘乎所以——若能爱上杀人，其实战争没什么不好。

“哐当”一声，屋子里有什么东西碎了，像是花瓶，或者是屏风，接着是短暂的寂静。我惊醒了，大力拍打着房门，问发生什么事了。

得来的只有崇应彪狂暴的一声怒吼，他叫我有多远滚多远。

我来到前院，掏出一支卷好的烟，在身上摸了摸却没有火，便走到门外，问站哨的士兵借火，一个面生的新兵蛋子，他没有理我，只是目不斜视尽忠尽职地站他的岗。

我被他这态度激怒了，于是伸手给了他一拳，他踉跄倒地，吃痛又不解地看着我，我不理会，转身走到汽车旁，开门坐了进去，司机还在，他正趴在方向盘上睡觉，因为我的动静醒过来，我让他送我回去。司机拒绝了我，他守在这里是有原因的，不是什么具体的指令，但他得一直等着，预备着。

也许是等崇应彪用车，也许是等着把送来的殷郊再送去别的地方。

这时，我在车里终于摸到一盒火柴，我终于点燃了烟。

我便同他一起等，从深夜等到黎明，再没有人出来过。好些时候，我疑心殷郊已经死了，屋里他的血水正默默蔓延，绽放处是脖颈处一道猩红缺口。我不止一次地往建筑望过去，只看见橘色昏惑的灯光从窗帘缝隙透出来，整夜都没有熄灭过。我就这么干坐了一晚，烟也抽完了。

崇应彪在天色大亮时终于出门，他的左手缠了绷带，渗出一点殷红。

我决定偷偷放走殷郊。

再次见到殷郊，他已不再穿着军服，身上是平常的柔软织物，整个人却愈发锐利坚硬。他的脖颈竟真如我所想，多了一道醒目的红色伤痕，嘴唇上还有没散完的血块。他坐在沙发上抬眼看我，暖黄灯光勾勒琥珀色轮廓，仍掩不住他死人一般的苍白脸色，眼神却平静——他并不怪我，恨我。他没有被送进牢狱，只是被幽禁在这处偏僻的洋房里，我迅速扫了一眼，所有的带玻璃的门窗都换过，一切花瓶类的陈设都被清空，房间里找不到一样锐器或硬物。我能见到他，是因为崇应彪让我来接他，要带他去真正的牢狱。

连我都怀疑“姬发还活着”只是一个诱饵或骗局，崇应彪却真的向殷郊兑现了他的承诺，让他来见姬发。

姬发被单独羁押在一个地方，据说是前朝一处诏狱改建，独立于湖上，似孤岛，似飞地，就是生了翅膀也难以逃出生天，因此得名“飞牢”。隔着铁铸栅栏，姬发在光秃秃的床板上坐着，头靠在墙壁上闭目养神，他的头发和身上制服都沾满了血迹，但并不全是他的血，据说军座飞机失事后，奉天立刻发生哗变，姬发携亲卫一路突出封锁回到北平，他意图偷偷潜入，等着他的却是崇应彪早部署好的精兵。

殷郊冲到铁栏前，喊姬发的名字。

姬发睁开眼睛，眸子瞬间亮起来，但他只是直起身，沙哑地叫了一声殷郊，便不再有其他动作，他大约已经受过了刑。

殷郊自然发现他的异状，他要求打开牢门，却被崇应彪拒绝：你看到了，他身上没少一块肉。

我看见殷郊的拳头握紧了，他红着眼眶望向他的至亲好友，得到了一个带着笑意的安慰的眼神，这眼神让他稍微冷静下来。

崇应彪静静享受着这个时候，品尝着二人的痛苦，细嗅空气中浮动的绝望。

这时，殷郊开口叫崇应彪的名字，他仍背对着崇应彪。

崇应彪在等待一场彻彻底底的投降。殷郊却说起一桩有关军座的秘辛，说是秘辛，其实我们几人都早听过这故事，我从来只当是个志怪奇闻，当不得真。

说是军座年轻的时候，有一次在山里迷了路，遇到一只玉色的九尾狐狸，在他准备掏枪打死狐狸时，这狐狸对他说，山中藏着一批价值连城的珠宝，愿意献给他，于是军座就一路跟随这只狐狸，果然在一处山洞中发现了堆积如山的古董，这批宝物就是军座发迹的源头。后来军座东征西战，手中早已累积了当年数十百倍的金钱财货，这时候，他再度想起那只狐狸，那座山。

狐狸不在了，但是山还在，于是军座又把自己三分之一的财富，都埋进了那座山里。

你打算用这样一个志怪传闻，来换姬发的命？崇应彪听完，面带讽意道。

这不是传闻。殷郊回过头来，眼神定定望来，能望穿人的心底：故事背后都有它的真相，那“狐狸”其实是一个女人，一个失权军阀的女儿，听说她头部被子弹击中却奇迹般活了下来，为了活命，她将这样一批财宝拱手让人，那本是她的嫁妆。而且——

殷郊看了一眼姬发，继续道：虽然父亲没有告诉我，但我无意中得知，当时被埋进山里的，不仅仅是钱物军火一类，还有一份关于赤党的名单。

我看见姬发的眉头微微一动。

这反应被崇应彪看在眼里，过了一会儿，他说，可以啊，就拿这个来换他一条命吧。

殷郊轻轻松一口气，掐进掌心手指放松下来，不止是他，连我都没想到，崇应彪竟会真的愿意留下姬发的性命。

不对。

我再次看向崇应彪，另一个想法浮现脑中：也许，崇应彪本就没打算杀了姬发，姬发活着对他来说更有利，一个死人怎么比得上一个活着的软肋？何况，这条件里显然存在漏洞——

姬发的命被留下了，可是他的自由并没有被承诺过。

看着崇应彪漠然无谓的神情，我更坚定了这一想法。

殷郊接下来的话让我意外，他说他并不知道这批宝藏的位置，如今在这个世界上，只有一个人知道在哪。

崇应彪问他，是谁？

殷郊说，这人就在你面前。

崇应彪立刻变脸，太阳穴的青筋直跳：你骗我，你不过是想让我马上把他放出来。

殷郊不为所动，仍直视他的眼睛；我没有骗你，父亲死了，姬发是唯一的知情人。甚至，当初那批东西就是他亲自去埋的。

崇应彪看得出来，殷郊没有说谎，他从不说谎。

如此僵持半刻，崇应彪咬牙，随后笑了，他说好啊，我放他出来，他来带路！

他神情狂放，仿佛是要证明，即使把人放出来，他也自信姬发对他造成不了威胁。

寻宝一事体大，知情者越少越好，且事关赤党名单，崇应彪必须亲自前往，他并不放心在这节骨眼把北平交给任何人，包括我，所以他只是简单筹备了一阵子，就在一个夜晚秘密出发了。

我知道机会来了，冒着丢掉职位甚至性命的风险，当晚我赶来到洋楼，劝说殷郊立刻离开，我会安排好一切。

殷郊却拒绝了我，他在等消息。

什么消息？我没有问出口，心中却了然，他要制造的是这样一个机会，他在等一个姬发逃脱的消息。

谁知道离预计的一周时间过去了，前去的车队仍然没有回来，崇应彪也没给我传过任何讯息，又过了三日，我站在门口，终于看见了满载而归的军用卡车，一辆接着一辆，崇应彪的黑色汽车在末尾出现，船只一般缓缓泊在大门前，卫兵走上前去，拉开了后座的车门，我却在一瞬间呆在原地。

从车里下来的人是姬发。只有姬发。

一支装备齐整的队伍从拐角小跑过来，拥在他的周围。

直到他走到我面前，我才近乎迟钝地摸向了配枪，姬发却按住我的手，说，走吧。

你杀了...崇应彪？我的喉咙发紧。

姬发点了点头。再抬头时他只剩一个背影。

是姬发赢了。

好个峰回路转的结局，现在，北平又变成姬发的了。殷郊从洋楼回到了旧宅，他在姬发面前替我求情，姬发很温和地对他笑：苏全孝也是我的兄弟，他只是身在其位，我怎么会为难他？不仅如此，我还会保留他现有的一切职位。

我再次来到殷宅。

殷郊再也没有穿过军服，因为他没有了官职，也没有任何势力与依凭——财产倒是很多，姬发把挖出来的金银珠宝都送到了殷宅，除了那份名单。

他闲下来，竟然养起一只鹦鹉，这鹦鹉是姬发送来，笼子放在后院的桌上，殷郊喜欢同它

讲话，它却笨得很，别说听懂人话，连模仿人说话都难，甚至不怎么叫，实在是位无趣的听众，殷郊不以为意，对这小玩意儿很是上心，有一天我陪他上戏园子回来，却发现笼子掉在地上，周围羽毛凌乱，鹦鹉躺在笼中一动不动。殷郊登时脸色大变，连忙上去把笼子打开，小心翼翼把鹦鹉托在手心，感受到还有微弱起伏的呼吸。还活着，他吁一口气，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这只鸟，那是普通人类承受不起的深情凝望，好在它只是禽类。从那之后殷郊改将笼子挂在隐蔽的檐下，以免再有野猫侵袭。

他平常对鹦鹉说些什么话呢？应该是对我我也不愿提及的话题，他不提，我却能猜到——他同这鸟一样，闲散荒芜着，呆在小小的笼中，也不再渴求自由。

我今日带来的消息也许可宽慰殷郊，我告诉他，姬发现在忙着收拾崇应彪留下的烂摊子，他说，等一切尘埃落定，就会把属于殷郊的一切都原样奉还，他的军，他的权，都会回来。

“原样奉还”其实是令人刺痛的字眼，无论如何，殷郊失去的一切都不可能再回来，军座更不可能死而复生。殷郊却说，我不想要这些，给我个军职吧……姬发比我更适合做统帅，其余的全都交给他吧。

我明白他的颓丧。

他从前那么努力想要建功立业，有所建树，现在能为他的生命赋予价值的人却不在了，如果没有姬发，我想他可能早就死了。

又闲聊了半日，天色渐晚，殷郊说，我留你太久了，你应该还有要务在身吧？

我点了点头，内心却摇头，虽保留了原职，我实际却没有多少事情要做，大概我毕竟是崇应彪旧部的缘故，姬发对我不能真正信任。

殷郊坚持要送我到大门口，正好遇到了姬发的汽车，他从车上下来，已全然是统帅的派头，冷睨的眼神在看到殷郊的时候有了笑意：用过晚饭了吗？

殷郊摇头，说，等你一起。

我向他行了军礼，一旁的仆人上前接过了姬发的外套和帽子。

姬发走过来，握住殷郊的手：那今天晚上吃什么？他似乎才注意到我，说，小苏也在，一起吃饭吧？

我只是摇头。

殷郊说，我今天没有留他，他事情多，还在这里耽搁了半天。

姬发笑了笑，说也是，我们进去吧。

大门已经合上了，我没有立刻就走。我摸出我的烟卷，准备抽一根，真不巧，又没火，我把目光投向门口的守卫，这也巧，是上回那愣头青，不用说，他肯定不会借火给我，他理都不会理我，真是个尽忠职守的护卫。

尽忠？想到这个字眼我摇头哂笑，他根本不在乎在谁手下当差吧，甚至可能都没注意到统帅换了，守护的宅子也变了。我也是如此，无所谓对谁效忠，也无所谓追求。

只是偶尔想到崇应彪的死，我会有一种不在此世的游离感。

或许是百无聊赖，我还是选择冲他开口：兄弟，有火没有？

他的眼珠子朝我的方向飞快地动了一下，或许也认出我来了吧，为免再吃一拳头，他没有再无视我，只是小幅度地摇了摇头。我问他叫什么名字，他就又变回了木头。

好吧，我不该再逗留，我真的得走了，但是在走到转角墙根的时候，我听见身后的门开了，姬发的声音随后传来：吕公望，你现在跑个腿，去城南买一份桂花糕。

小苏？

我回过神来，听见殷郊在月色里叫我，一路上，他几乎没对我说过一句话，这一声，我感到很是惊喜和意外。

油灯点亮了，墙壁投落他发尾微曲的弧度，裁留一截实实在在的侧影，或许是我的错觉，他的脸在晦暗光线里，竟恢复了往日的气色，嘴唇也重现红润光泽，我心里却怕得很，不知这是智明的药之奇效，还是人们所说的“回光返照”，我担心他真的立刻死去，不由伸手去握他的手，像握着一个梦幻虚影。高热退去，他的手是如此冰凉。

殷郊安慰般对我笑了笑。

他竟然在笑，我的心更无处依附，没了着落。

然后过了半晌，他突然说，他想要出家，就在这座庙里落发。

这话让我一夜无眠，直到晨晓到来，万念都灰透——如果这样能让他活下去，遁入空门又

有何不可？

第二天，殷郊对前来问诊的智明说出他的想法时，智明却迟疑了，他顿了顿，拒绝道：没有用，客人没有看破红尘，终归只是逃避而已。

殷郊说，师父不答应，我不会再进食，也不再喝药。

他神色认真而平静，淡然得并不像是威胁。

智明只能苦笑着妥协：我答应你。但你也答应我，先养好身体，然后我们再举行剃度的仪式，如何？

奇迹般的，殷郊真的一点点地好了起来，虽然神色依旧悒悒，但他会像以前一般笑了。他做好了开始新生活的准备，寺庙成为我们的一方桃源，眼下的日子如此平静，从前的日子又多么遥远，晴朗的时候我们会跟着智明去后山，那里遍布竹林，殷郊散步，智明捡笋壳，或是采草药，他指着那些坟冢说，“石火光中寄此身，直须惜取眼前人。”殷郊说，你这诗记得不对，智明笑笑并不争辩，我们偶尔还会遇到一些野兔，可惜不能开荤，捉回去给殷郊当宠物，谁知他第二天就把兔子给放走了；若是遇到下雨，我们就呆在屋子里，煮一壶智明在镇上采买的茶，殷郊开始抄读佛经，他读得半懂非懂，存了许多疑问去问智明，智明那些东拼西凑的诗句或偈语却更让他摸不着头脑，他只得对着空气喃喃道，究竟什么是“空”？我也回答不了他，要我说，什么经书，什么佛理，不过是在胡言乱语罢了。又是一个雨天，殷郊看书看倦了，正倚在椅子上闭眼小憩，我修剪着瓶里的花叶，听见敲门的声音，大概是智明，他时常来这里闲谈。门开了，智明站在门口，浑身让雨浇了个透，显得有些滑稽，神情却像个死人，他没看我，只是愣愣望向刚刚转醒的殷郊，随后沉默地挪到了一旁，在他身后，站着一个无论如何也不应该出现在这里的人。

姬发。

他穿着深色军服，外套一件黑色皮质雨衣，雨水从帽檐滴落如瀑，脸色比天色更阴沉，似一尊十殿阎罗。

我如遭雷击，连忙回头看向殷郊，他脸色煞白，被定在了原地。

荷枪实弹的士兵们涌进了房里。

智明骗了我们，他从来不是什么“智明”，他属于那杀掉僧侣的马匪的一员，他占据了寺庙，收留落难的人们，抢走他们的钱财，再把他们变成后山的冤鬼。殷郊是个例外，或许他早就认出了殷郊，在报纸上看到了那远高过杀人劫货的赏金。现在他脸上的神色却又如此的不安，难道他竟会愧疚？

殷郊，我来接你回去。姬发开口了，我佩服他，此时此刻，他能如此淡然，温和地吐出这句话。

在杀死崇应彪回到司令部后，姬发来到那幢小洋楼，他也是这么对殷郊说的，那一刻殷郊眼中蓄满雨水，直到姬发抱住他，他才相信这一切是完美的真实，雨过会有天晴，姬发不负所望成功逃脱了，而且还大获全胜，他天神一样降临，扮演救世主的角色，将殷郊从深渊拉起——

如果我没有听见“吕公望”三个字的话。

姬发竟认识一个不起眼的守卫？我的脚步顿住，一种猜测堪堪在脑中成形，就被蔓延在脊背的寒意给打断，我不敢多想，我不能多想，我应该不管不顾地离去，但鬼使神差的，我转身跟上了吕公望。

吕公望察觉到了我的存在，他急步拐进一条巷道，准备伏击我，但他不是我的对手，我好不容易制服了他，厉声逼问他，他究竟什么时候开始替姬发做事的！吕公望死命地摇头，喉咙发出含糊不清的“咿哑”声——他是一个哑巴。他竟然是一个哑巴。

殷郊曾经跟我提过，姬发有一个神秘的心腹，据说替他吞过碳，但谁也没见过他，坊间传闻而已。

我一手把吕公望劈晕，把他绑了起来，拖进一间废屋关起来，然后在街边买了一份桂花糕。

做完这些我有些头眩和想吐，我在想，除了吕公望，姬发之前还安排了多少人在崇应彪身边？所以他当然能轻易杀了崇应彪并全身而退，甚至，他本就不需要殷郊来狱中“救”他。又或者，能瞬间翻覆局势，根本不在于安插的人的多少，难道……所有人本就效忠于姬发？

那帮新党所要扶植的势力，从一开始就不是崇应彪，而是姬发。

我的心狂跳着，一路狂奔回到了殷宅，我敲开大门，在仆人诧异的目光中径直走了进去，他们正在前厅里用餐，殷郊见到我有些诧异，随后便招呼我坐下一起吃，姬发也看了过来，我提起手里的桂花糕解释道，路上碰到了那门口的守卫，说是要买桂花糕，我正好还有事找统帅，就擅自代劳了。

姬发神色自若，他接过一旁毛巾擦了嘴，起身对殷郊道，看小苏跑得满头大汗，或是有什么急事，你先吃着。

我把桂花糕放在殷郊面前，转身和姬发走出大厅，来到院中连廊时，姬发顿住了脚步。

吕公望人呢？他这样问我。

他不拐弯抹角，也并不打算掩饰。我没由来的紧张了，若我所有的猜测为真，我实在不是姬发的对手。

见我沉默，姬发说道，小苏，你正盘算，用吕公望来要挟我吧？

被他猜中心中想法，我索性直言：我希望你能放殷郊走。

姬发闻言只是轻轻摇头：这不是你能谈的条件，无论你手里有多少筹码。

他的语气十分平静，没有半点受到“威胁”的困扰。

兄弟一场，我会让你告病还乡，你会有几十亩田地，足够你娶妻生子，过上平淡的生活，你只需要永远都不再踏足北平。

他一直就是这样，避免一切冲突，抹去一切可疑痕迹，让事情没有一丝波澜地按照他的想法发展，像一场场悄无声息的捕猎，一次次完美的暗杀。

为什么？姬发，你明明对北平早就志在必得。

是吗？姬发说，事实上，我费了很多力气。

因为你太贪心了，姬发，什么都要，还要一身清白。如果殷郊知道……

——他不会知道。姬发微看向我，神色淡漠肃杀得像另一个人，正像军座。

我心里泛起寒意：……军座也不是崇帅杀的，对吗？

姬发眼里的淡漠渐渐退去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悲悯，那悲悯是对谁？肯定不是对我。他没有回答我，只是报以沉默，随后我听见了很轻的脚步声缓缓靠近。

我猛地回过头去，看见了姬发的亲卫之一，或许我并没有看见。我来不及反应，后脑被枪托重重击中了，白光一闪，随后有什么东西勒住了我的脖子，血液冲进脑子，我死命挣扎着，抵挡阵阵窒息和眩晕，脱力感逐渐蔓延，眼前视野血红模糊起来……我最后望见头顶一只精巧笼子，那从来乖巧的色泽美丽的哑巴般的鹦鹉，此刻却做了一位无辜观众。它不安地望着我，破天荒地冲我叫了一声。

原来它会说话的。

……

我不勇敢，也不聪明。离家时，母亲用面粉跟一个猎户换来一点边角皮料，把它缝在了我的棉袄内侧，她不停地叮嘱，跟着你彪子哥，学机灵点，也在外混出个人样来，但是有危险，千万千万记得要躲。她送我出门，站在铺着草毡子的土房子下，大雪把矮房变成个大馒头，母亲也在雪里白了头。当兵是没办法的事，家里养活不起，崇应彪和我不一样，他家里养他绰绰有余，他是自己要当兵的。

后来母亲的死讯传来，我没见到她最后一面，临别那一幕，就是她给我的最后的残影。我后悔离家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这么个随波逐流的人。

可是殷郊。

殷郊是我想抓住的一根浮草。

我却连残影也没给他留下。

雨还在下，整个房间像被摁进了最深的最冰的潭底。

我张开双臂挡在姬发面前，姬发却视我如无物，就这样穿过我走向殷郊。

是了，我本来就是“无物”，我本就是“空”。

各位都听过比干剖心的故事吧，如果不是遇见那位道破天机的老妇，他或许就能一直活下去了。我也一样，如果不是姬发，我会这样永远陪着殷郊，永远地活着。在他日常去喂鹦鹉同它聊天的时刻，在他听见鹦鹉乍然开口吐露黑色脓血般的真相那刻，在他跌跌撞撞从北平逃走的时候，还有逃亡的那些日子……我一直陪着他，直到抵达这片桃源。

可惜桃源并不存在。

殷郊静默地看着姬发走过来，他仍是坐着，没有动作，也没有言语，只是垂眉看向冒着热气的茶壶，仿佛已经被抽走了魂魄，只余一具空壳。水声滴答，姬发半跪下来，伸手把他

的手拢在手心，像捂住一只濒死挣扎的云雀，抬头对他说：跟我回去，好吗？不知过了多久，我听见一声微不可闻的“好”。我注视着殷郊，他终于抬眼，可是并没有看我。门边的智明深深地垂下头去。我怔怔站在原地，殷郊走了，那我呢？房间一点点地空了，我的心也一点点地死去了，我感觉到自己变得虚弱，我正在消失。他们走进茫茫雨帘，我们的世界就此隔断，这时一道雷乍然劈将下来，我听见屋外传来了一声枪鸣。

【完】

Please [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](#)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!